

張恨水
著

太平花

中國文联出版社



張恨水
著

太平花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花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7

ISBN 7-5059-4681-1

I. 太…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731 号

书 名	太平花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81-1/I · 3660
定 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次

第一章	此地有三种宝	(1)
第二章	太平花外摆战场	(17)
第三章	证人夜话	(32)
第四章	王老虎与他的骄兵	(46)
第五章	强迫民女者的怯懦行为	(62)
第六章	不是平常的客人去了	(73)
第七章	马上黄昏与灯前红晕	(84)
第八章	意内情人意外仇人	(94)
第九章	去一佳客来一恶客	(108)
第十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120)
第十一章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136)
第十二章	以假婚事对付真媒人	(149)
第十三章	假成真哭变笑	(164)
第十四章	棒打鸳鸯	(177)

第十五章	离开安乐窝吧	(190)
第十六章	可喜的重逢	(202)
第十七章	泄漏春光	(212)
第十八章	围城中的故事	(223)
第十九章	未作月老作了醉人	(232)
第二十章	都醉了	(243)
第廿一章	小鸟失群	(251)
第廿二章	温暖时代的恐怖	(262)
第廿三章	逼走一个留下一个	(275)
第廿四章	他们走上一条路	(286)
第廿五章	予遗弃者以遗弃	(297)
第廿六章	再去找太平花的种子	(309)

第一章

此地有三种宝

四月杪五月初的时候，大江以北，还没有到酷热的程度。天气很是温和，山上的树木，青叶子完全长了起来，远远望去，给大山穿上一件新袍子了。庄稼地里，新种的高粱和玉蜀黍，长得有一尺长上下，平原地上，一望皆绿，在这绿毯子上面，有一条曲折赭黄色的痕条，划破了平芜，那是一条人行大道。由这大道一直上前，是一丛堆成绿山的树林。只在绿树里，左露出一截围墙，右露出一双屋角，遥遥地听到两声继续地鸡叫，这可以知道那里有一个村庄了。在这村庄五里路以外，有个小地名，叫做三叉口，是邻邑往来三条大道分叉之处。

在这路口上，也开有六七家乡店。来往的行人，到了这里，都要打尖歇腿，替牲口上草料。每到太阳正中，和太阳落山的时候，几家乡店，却要忙碌一番。这是一个正午的时候，乡店屋顶上的烟囱，向半空里直冒着青烟，正忙着煮午饭呢。路上的行人，远远地望了这烟囱，想到烟囱下面，黄米饭正煮得香味扑鼻，不由得要赶上一程路。因之不多大一会儿的时候，这几家村店，都坐满了行人。

靠向路东的一家茶饭店，门口支着一个芦篷，篷下横七竖八，摆了几张桌子。芦篷对面，没有人家，一丛高过于人的野竹子，半

环着一口野塘。塘里的水，让风吹着，皱起鱼鳞似的波纹，几双鹅鸭在水里来回游泳着，很有个意思。

这时，由路南来了一个少年行人，他穿了一套西式的猎装，一顶荷叶边的呢帽，斜侧着戴在头上。肩上背着一个温水瓶，手里提了一个照相匣子，一步一步，用左手拿着一根粗手杖，在地上点着走了过来。他后面跟了一个脚夫，挑着一担简便的行李，走到这里，四围看了一看，却叫道：“李先生，我们就在这里打尖吧？过了这一家，这三叉口就没有店了，至少还要赶上五里路，我肚子实在饿了，有些来不及。”那李先生看了看这个小饭店门前风景不错，便点头道：“那也好，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

饭店里的小伙计，看到来人是穿西装的，是个上中等客人，就由芦篷里迎了出来。问道：“二位吗？我们这里有刚出来的馍馍，滚热的，该打尖了，什么时候了！”

他说话，将这里二人引了进去，代为将东西放下，连忙泡了一壶茶出来。一见这脚夫和穿西装的坐在一处，便笑道：“你先生倒是讲平等的，怎么不雇头牲口骑着？”

穿西装少年也笑道：“牲口有了毛病，在前面一站打发回去了，看你不出，你倒知道‘平等’二字。”

伙计见他很随便，拿起茶壶，给他斟上二杯茶，放到他面前，笑问道：“看你先生这样子，是赶到城里去的，由京里来的呢？由……”

那人笑答道：“远了，我们由京里来的。”

伙计道：“由京来的，是了，我们这里也常有，谁不知我们这里安乐窝有三件宝？”说着，便哈哈一笑。在店里头有个人喊道：“刘小二，你该照应买卖，怎么又谈上天了？”看时，店里灶头边，钻出一个蓬头妇人，向外边望着，刘小二“喂”了一个字，回身照应买卖去了。

少年喝了两杯茶，又把刘小二叫了来，问：“还有什么打尖的？”

刘小二道：“除了馍馍，就是大锅饼，恐怕你先生不能吃。”说着望了那少年的脸。

少年道：“出门的人，也不管那些了，有什么菜没有？”

刘小二道：“现成的只有咸豆腐干，盐鸡蛋，还有煮的咸菜。恐怕你先生不能吃。”

那少年指着对面一个座位上道：“那一位面前，摆了那一大碗肉，你怎么不照样卖一点给我们？”

伙计道：“那是人家自己带的路菜，不是我们这里卖的。你先生若要吃肉，我们这路口上有个肉案子，我去给你先生买来现做。”

他们这边说话，那边座位上有一个老先生，面前摆了一大碗肉，用筷子挟了起来，将馍馍掰开，挟着肉送进嘴里咀嚼着。他向这边看来，又望了一望碗里的肉，于是将碗端了过来放在少年桌上，笑道：“我吃饱了，再走二十里就到家了。这里还有大半碗咸菜，若不嫌吃残了，就请拿去下饭。”少年站起来推谢着，就和老人隔了桌子，谈起话来。

伙计端上馍馍鸡蛋豆腐干，少年也就带吃着。

那老人问道：“刚才听你先生说，是由京里来的，到此贵干？”

少年道：“我是新闻记者。”

老人听了这四个字，倒有些不懂，偏着头想了一想道：“这四个字怎么写？”这少年因为方言的关系，怕解释不清楚，就在身上掏出一张名片，送到那边桌上去。老人接过名片一看，上写：北京黎明报旅行记者李守白。

老人笑道：“哦！明白了。你是报馆里先生，到敝地来做什么？敝地并没有什么新闻啦。”

李守白看了芦篷下的人，又望了望那老人，微笑道：“我们当旅行记者的，不一定要打听什么新闻，凡是游历所到的地方，人情风俗，也是可以记下来的。”

老人道：“若是人情风俗都能记的话，那我们这里就大有可记

了。不要说别地方，离这里五里路的地方，有个安乐窝，有三件宝贝，现在就是最好去玩的时候了。”

李守白道：“刚才这位伙计，说了什么三件宝，我不曾问得，现在你老先生又谈起这个，不知道这三件宝，究竟是什么。这第一件宝呢？”

老人道：“第一件宝，是太平花。”

李守白道：“什么太平花？这种花我知道的，现在统中国境内，只有北京故宫里面有几棵，你们贵处，哪里来的这太平花？”

老人将手一摸胡子，微笑道：“这就因为这种花不容易有，所以安乐窝里有了这个称为宝了。这几天，正是花开到茂盛的时候，你先生来了，不能不看。再说第二宝，你先生却猜不到，也是太平花。”

李守白道：“这为什么也是太平花呢？”

老人道：“这个太平花是听的，可不是看的。原来这安乐窝的人，天生有一副好喉咙，都会唱歌。唱的歌，又要算‘太平花’唱的最好。我们这前后几县，无论男女，都学了‘太平花’的调子唱歌。若是照着一个村庄上说来，有了这样出色的东西，总也可以算是一宝了。”

李守白道：“原来如此，但不知道这第三件宝贝又是什么？”

老人道：“第三件宝吗？还是太平花。”

李守白笑道：“这就奇了，三件宝都是太平花，第一件是看的，第二件是听的，这第三件，又当什么用？”

老人笑道：“这第三件宝吗？既不是看的，也不是听的，但是也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

老人这样一说，芦篷下的人全笑起来了。旁边就有人道：“老先生，你说明了吧，不要让这位客人，慢慢去猜了。”

老人才笑道：“李先生，我告诉你，这安乐窝有个韩先生，从前是在省里当教员的，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姑娘。这姑娘在这一乡，

真是数一数二的人才，乡下人给她起一个别号，叫‘太平花’。这在我们乡下，能说不是一宝吗？”

李守白笑道：“就是这样三件宝，你们贵乡真足以自豪了。不过我虽常在北京，但是故宫里的太平花，我总没有赶下去看，现在这地方也有太平花，不知道和故宫里的有没有分别？我倒想去看。”

老人道：“你先生若是到县里去，绕道由安乐窝去，也不弯什么路，何不去看看？这花长在他们村庄后山上一座庙里。这庙叫极乐世界，风景也很好的。”李守白说着话，把一餐馍馍吃饱了，看看手表，已是两点钟将到，便将自己和老人的茶饭钱，一同付了。说话的老人，看了这种情形，知道也不容推却，只管道谢，因道：“我也是贪说话，忘了走路，再图后会吧。”拱了拱手，自提着包裹先走。李守白问明了路径，丢了大路，也就改上小道，向安乐窝而来。

约莫走了三里多路，远远望到一排形势平缓的小山，下山来约有一里路，一丛绿树，簇拥着一座山庄，这山庄后面，有一道小沟，弯曲着通上一道小溪河。这溪水穿路而过，路上架了一座平的木板桥，桥洞下，北高南低。水由上而下，流得潺潺作响。李守白走到桥头上，向下一看，见这桥下的水，也不过一尺深，浅的地方，只有二三寸水，水流在大的鹅卵石上，激起一层一层的小浪，翻着雪白的浪花。环绕着鹅卵石，长了许多水草，隔着水看，分外的绿。那长的水草，被流水终日带着向下，柔软得像绒一样。绿的水草，白的浪花，非常的好看。

李守白只管看了出神，却舍不得就走。在他这样呻吟的时候，有一种和缓低微的声音，夹着水声传来。听那声音，抑扬中节，分明是一种歌声。那歌的音韵，仿佛是落在六麻韵里，大概，这就是‘太平花’歌词了。三种宝，先将第二件宝不期而遇，倒不要错过，总要细细地听上一听，听这歌儿唱得怎样的好。于是回转身来，对脚夫摆了一摆手，叫他不要响动，然后自己背了两手，静听那歌词。

恰好上风有几阵微风将歌声送了过来，仔细听着，那歌是好几折，唱的人周而复始地唱着。惟有那第三折，总算听得清楚，那词是：

“太平花，太平花，年年开在山底下。去年花儿真正好，今年花儿也不差。春光恼坏了女孩儿家，去年花开他偷看我，今年花开寻不着他，我眼里看着花，心里念着他，莫不是人儿留住了他，莫不是病儿缠住了他，莫不是他的心儿变了卦？虽然说起来羞答答，叫我心里怎样放得下？……”

李守白一字一字的玩味起来，这歌儿果然有些意思。虽然有些男女思慕之词，不登大雅，但是乡下的田歌，有句俗语，叫做无郎无女不成歌。这“太平花”的歌儿当然也不会例外的。听这歌声，抑扬婉转，分明是个女郎所唱，莫非这唱歌的女郎，就是外号“太平花”的？顺着歌声，沿了溪岸，向上走去。只见溪岸上一棵卧倒的垂柳树，柳树下，有一块周围见丈的树荫，罩在水面上，水边上有一块平正的大石头，直伸到水里去，石头上跪着一个垂辫女郎，正在搓洗衣服。看那女郎的背影，身子很是苗条，虽然是穿的一身蓝布衣服，然而她那垂着的辫发，黑得像一条黑缎子一样，看去是很整洁。她耳朵上，用两根线穿了两块绿玻璃片垂着。她两手搓衣服，身体一上一下，那两片玻璃耳坠子，在腮边肩上，打秋千一般，也是摇摇不定。

李守白一想，只看这种姿势，决计是“太平花”了。因站着岸上，远远地喊道：“姑娘，我要惊动一声。请问，到安乐窝去，是走这一条路吗？”

那洗衣的姑娘，听了这话，果然放了衣服，站了起来。迎面一看时，她却是一张枣子核的脸，上下两头尖，长了许多麻子。倒是另外一个女郎，因有人问路，却笑容可掬的答道：“是的，先生，那前面就是安乐窝。”

李守白道：“这村庄上住着有位姓韩的韩先生吗？”

那姑娘道：“是的，我也是姓韩。”

李守白哦了一声，点头说声多谢，依旧走回大路，和脚夫一路走向安乐窝来。过了小桥，那树林子下，闪出一道横墙，接上在树缝里露出几重屋脊，再走上去，便是一道长长的瘦竹林子。环了那竹子干的腰，用竹缆编着，成为一个篱笆的形式，竹子对过闪出一道人行大路。脚夫停了脚道：“先生，我看慢一点走吧！我们挑了一担行李，糊里糊涂，闯进人家村庄里去，不怕人家见怪吗？”

李守白也觉得一直的进去，有些冒昧，就让脚夫将担子歇下，自己也把照相匣子温水瓶放下，然后轻装走进村去。

一看这竹林子里，一道一丈多高的围墙，转了大半个圈子，却看不出那里有人家。在围墙上开有好几个大小的门洞，这正是黄河两岸的习惯，筑起土圩子，来防强盗土匪的。李守白看那正南向，有个突出人家屋脊的四方土楼，楼的四方墙上，挖着方方圆圆许多墙眼，楼顶上，四周仿了城垛的样子，显出严重的形势来，这是土圩子里的斥堠。遇到有什么不平靖的时候，就派了人登楼，四周盼望，防止敌人进袭。土圩子里有了这种东西，这村庄的风俗，可想而知。

李守白走到门楼外，不敢擅自进去，徘徊了一阵，又退了回来。正在这时，村外有个五十上下的老人，面上略有短须，穿了一件蓝布长衫，腰上系着板带，将布衫提起底襟，塞在板带里，光着头，背上背了一顶大草帽，右肩荷了一只大渔竿，左手挽了一只大提篮，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他一见李守白这种徘徊不定的样子，又看这种情形，远远地就向他拱了一拱手道：“这位先生是寻找哪个的，兄弟可以引路。”

李守白道：“兄弟是过路的新闻记者，听说这个地方，有个极乐世界，现在正是太平花盛开的时候，特意前来瞻仰瞻仰。庄子外边还歇着一挑行李呢。”

那人听说，向李守白先打量一番，哦了一声道：“原来是报馆先生，好极了！”说着，放下鱼篮，伸着右手比了眉毛，挡住阳光，向天

上看了看太阳，便道：“时候不早了。这个时候去，怕来不及。依我说，不如在敝庄暂住一宿，明日一早，兄弟陪你到庙里去看。那庙里和尚，兄弟倒也认识，我明天对他说，叫他预备一壶茶，让你先生细细赏玩一番。”

李守白见这人说话，非常的慷慨，不像乡下那一流土著。便道：“那就好极了。只是萍水相逢，不好叨扰。”

那人笑道：“乡下人又没有什么东西敬客，顶好是烫上两壶酒，煮上几个鸡蛋，谈不上什么叨扰不叨扰。”

李守白道：“我还不曾问得老先生贵姓。”

那人道：“敝庄上的人，十停之八九都姓韩，兄弟也姓韩，草字乐余。村庄上的人，因为兄弟喜欢钓鱼，由字讹音，都叫兄弟作老渔。你老兄也叫我一声老渔吧。尊价在哪里，可以跟着兄弟一路进庄去。”

李守白看他这人，倒也潇洒脱俗，头上的太阳，已经是偏了西。要想在此地看一看太平花，似乎也不能匆匆地来了，匆匆地就走。好在此地去永平县县城不远，明天就是晚些动身，也老早的赶到了，与正事是无碍的。当时就依了韩乐余相邀，督率脚夫挑了行李。一同进庄去。

这土圩子里面，人家参差建筑，屋中间一些空地，或是种菜，或是种瓜豆，园圃间杂，自也有些意思。东向一矮竹篱笆门，由篱笆上伸出一排垂柳，风吹柳动，里面闪出一排很整齐的房子。

韩乐余笑着用渔竿一指道：“那就是舍下，虽然乡下人家，没有城里那样好，但是比大路上的饭店，却干净多了。”说话时，门里跑出来一个黄脸汉子，接住了他的钓鱼家伙。韩乐余道：“二秃，你姑娘呢？你说客来了，快叫她去烧水泡茶。”

二秃道：“姑娘说，还有一块地的晚蚕豆，不曾收割完，她摘豆荚去了。”

韩乐余道：“那末，你就去烧水吧，先打些水让二位洗脚。”一面

说着，一面引李守白主仆，进了家门。他笑道：“先生，堂屋里屈坐一会，好用些茶水。”于是接过脚夫的担子，歇在屋檐下。

李守白见这堂屋，正中四块白屏门，不加油漆，中间挂了一幅耕织图，旁边一副对联：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下面一张琴桌，上面只放了三样东西，一只旧胆瓶，插了一丛野花，一只铜鼎，一个大四方竹斗。堂屋正中，随放着几张旧藤竹椅，虽然简朴，却不像平常人家供神供佛，那一股子俗气。宾主坐定，那二秃首先打了一盆热水来，请主仆二人洗抹手脸，又拿脚盆来，倒了一盆热水烫脚。二秃自将水拿去泼了。

李守白擦抹干净了，韩乐余自提了二壶热茶，几只杯子放在桌上，又端了两碟南瓜子盐炒豆出来，让二位客人下茶。他自己也就来陪客，彼此坐下来闲谈。李守白说是由北京《黎明报》派出来的旅行记者，韩乐余大喜，说一向就爱看《黎明报》，难得遇到《黎明报》的先生，格外显着殷勤来。

约谈了十分钟的工夫，只听到天井外一阵脚步声，接上就有一个姑娘，由外面三脚两步，踏进堂屋来。那姑娘的鹅蛋脸儿，让太阳晒得红红的，头上掩着一块蓝手帕，没有掩住额顶，将面前的刘海发，蓬蓬地露出一大丛来。胸前系着一块黑围巾，两手抄了围巾底摆，向上一提，好像这里面兜了许多东西似的。她一进来，看见有个穿西装的少年，坐在这里，她不免一呆，靠堂屋门斜站着，望了李守白，两只乌圆的眼珠，一下也不会转动。

忽然哗啦一声响，她拿围巾角的手一松，把一兜子蚕豆荚子，撒了一地。

李守白也很惊讶的。这地方哪来的这样一位活泼姑娘。等她那里豆荚一撒，自己也不知如何的一起身，只啊呀一声，却把自己面前放的一杯热茶，泼了一桌子。这一下子，也不知是手滑了，也不知是袖口将茶杯带倒的。然而无论是怎样将茶杯带倒，总是失仪的一件事了。这时，已不能管人家姑娘撒了豆荚，是怎样的收

拾。桌子面前，这一滩水淋淋的，怎样的弄干净，也是没有法子，只好站起身来，向旁边一闪。倒是韩乐余用话来安慰他，连说不要紧，赶着跑进内房拿了抹布，自来揩抹。李守白站在一边，没有个作道理处。及至再坐下时，那个撒了豆莢的姑娘，已经是不见了。自己心里想着，韩乐余对二秃说了一声“姑娘”，大概这位姑娘，就是他的女儿。他虽然是乡下人，并没有那种小家子气象，她的父亲以礼相待，刚才见面，应该和人家打个招呼。可惜自己不留心，把一杯茶打泼了，在人家面前，有点失仪。心里这样凝着神，那姑娘却又出来了。她头上已经去了那块蓝布，胸前也去了那个围巾，身上换了格子布褂，这虽然在城市里，已是过去的装饰，然而她穿得整整齐齐的，又不是刚才在山溪下遇见那个村姑可比了。

她走了出来，一见客人抬头，却又向后退了一步，不曾说什么，先笑了。

韩乐余便点着头道：“过来，见见这位北京来的《黎明报》李先生。”

她过来一步，叫了一声“李先生”，随着一鞠躬。

韩乐余对李守白道：“这是小女小梅，乡下人学城里人规矩，恐怕有点不像，李先生不要见笑。”

李守白当人家行礼的时候，也站了起来回礼，然而她已是先行礼完毕了。李守白和她点着头，她已掉过脸去对她父亲道：“爹，你看这位先生，好面熟，像我们在哪里见过。”

韩乐余笑道：“你这叫胡说了，这位先生，他是由京城里来的，你哪辈子到过京，会过人家呢？不要说闲话了，屋子收拾好了没有？我们这堂屋里，晚上可不好安顿客住。”

李守白道：“这就已很打搅了，不必再费事。”

韩乐余笑道：“不瞒李先生说，十年前，曾在省城小学堂里，做过几年黑板生活。剩下来的几本破书，留着消消遣，也有一间屋子摆着它。勉强说一声，也就算是书房吧。”

小梅道：“书房已经收拾好了，其实是几张破椅子，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

韩乐余笑道：“见了生客，还是这样呆头呆脑的说话，不怕人家见笑吗？你这也就可以见事学些礼节了。”

小梅听了父亲的教训，笑着望了父亲一望，突然一转身就走开了。韩乐余就吩咐他家里的二秃招呼脚夫，自引着李守白向书房里来。

李守白心里，先想乡下的书房，大概真不成个样子。及至到了书房以后，只见临后院开个推窗，土墙以外，正对着一排青山。一张白木书桌，上面蒙了洁白的桌布，除了笔砚而外，没有别的东西，仅仅放了一盆蒲草，可以说是窗明几净。左一排三张书架，摆满了的书，居然还有几十本西装书的内。右一排，略略挂了几轴字画，却有一个卅字走廊。院子里的字格子，上面高高低低，也陈列六七样古董，虽然不外乎铜瓦器，却也古色斑然。另有两个圆盆子，用水供着苍苔活石，还在壁上挂了一柄琵琶。只这几样东西，便见得主人十分不俗，真不期找安乐窝三件宝，会寻出这样一个雅人。自己情不自禁的，点了两下头道：“很是幽静，正是读书的地方了。”

韩乐余微笑着，也不再置可否，继续地泡着清茶，陪他闲谈。

到了傍晚的时候，小梅先送进一盏灯来，随着用托盘托碗盏来，都放在桌上，乃是一碟咸肉，一碟咸蛋，一碗嫩芥菜，一大碗带汤汁的鲜肉，又是一碗烧得热腾腾的肥鸡，竟似为留客宰的。她放上碗时，却笑道：“简慢得很，来不及多做菜了。”

韩乐余一看，只有两副杯筷，便道：“李先生是个文明人，不必闪避了，你也就到一处来吃。”

小梅没有答话，转身连忙走了。

李守白一想，本来一个乡村女子，如何让她学着城里人来交际，这话自然是有点唐突了。正这样想着，只见小梅右手拿了碗筷，左手拖着一张方凳子，笑嘻嘻地进来了。她将方凳子放在桌子

横头，先坐下来，然后才放下碗筷。

韩乐余道：“远客来了，怎么也不取一壶酒来？”

小梅哦了一声，转身就跑，咚的一声，把坐的那个方凳子带倒了。她也不及去扶凳子。一刻儿功夫，手上拿了一方抹布，托着一瓦壶热酒来。笑道：“我放在灶眼里，把瓦壶都烧红了，这酒滚热的，兑上一点凉的吧？”她取了一个茶杯，提着瓦壶，就满满地斟上了一大杯。那酒斟下去，先不要看那热气，早有一股浓的酒香，冲入鼻端。小梅两手捧了酒杯，远远地撮着嘴唇，呼呼地连吹了几口气。韩乐余对她以目示意，因道：“放下就是了，那酒自然会凉的。”

小梅这才两手一伸，将杯子放到李守白面前，笑道：“有点烫嘴，小心一点喝吧。”李守白只道得两个是字，自接了那杯酒过来。韩乐余也自斟了一大杯，向客举了一举，笑道：“我并不客气，随便吃菜。”

李守白道：“老先生这样殷勤款待，还说的不客气，做客的人，更难为情了。”

韩乐余道：“不瞒你说，敝庄四五十户人家，虽然都是安分的人民，可是认识几个字的人，除了我而外，只有个教蒙馆的先生。这位先生所知道的，又只是唐尧虞舜的历史，金木水火土的科学，实在谈不拢来。有几个可以说话的朋友，都散居一二十里之外，有时他们来访我，有时我去访他们，总是连说带吃，一过好几天。万分无聊，我也到山上去找和尚谈谈。只是他不谈唐虞三代，又谈些荒唐不经的佛祖升天，也不痛快。你先生是个从京城来的人，又是个洞明人事的新闻记者。所以我非常地欢迎你。我们住在乡下的人，就是一样苦恼，不容易看到报纸。遇到报纸寄来了，这个朋友借给那个朋友，当小说书看，简直把大小广告都看遍了。”

李守白笑道：“我倒不料贵处是这样地欢迎新闻记者。有些地方，说报馆里人是多管闲事的，我真不敢说出履历来呢。”

小梅已是盛了一碗饭，在一边陪着吃，却接嘴道：“我们这地